



大文堂綱鑑易知錄卷之十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太祖高皇帝

【綱】己亥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該）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書法】王不書漢何漢

篇也周殷曷爲書誘歸功貫也項籍何以不書誅【發明】前書討項籍則足以名其爲賊矣不必書誅可也籍負弑君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乎之也

【目】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在河南開封府陳州）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壁壘也）自守謂

韓信彭越期會不至

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

問

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

漢軍四面皆楚歌

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即壽州見上卷十三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在鳳陽府靈璧縣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抗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史記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騅音追闋音闕歌終也

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

騎直（當也）夜潰（會）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山名在江南和州城西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臺上聲欺也）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在和州城北）亭長（見八卷十）[illegible]檥以船待。（檥附也檥船附船著岸也）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

項羽不渡烏江

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爲王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山名在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大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二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

漢王將將之能

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綱】王還至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發明】漢王方擒項籍旣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齊王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爲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爲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旣奪而又復啟於略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處之是豈漢王之過也

【綱】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

【目】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漂母少年見上卷六）

【綱】二月王卽皇帝位

【書法】得天下之辭有二卽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矣立爲皇帝不正立者也

【發明】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

兵罷歸家

始即尊位三也【目】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位於汜汜水在山東兗州府曹州之陽【綱】帝西都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綱】夏五月兵罷歸家【法】書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音註】光武見二十卷二十銷兵器見八卷三毀兵仗見四十卷十二【綱】置酒南宮【法】書置酒何以書志帝所以興也【目】置酒洛陽南宮在洛陽縣東北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

三者皆人傑

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同擒）也羣臣悅服

〔綱〕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目〕田橫（見上卷二六）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今名田橫島）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

田橫不肯事漢

田橫客

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轉去聲。傳驛車也)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府城西)廄置(置馬以傳驛處)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酈商兄食其見上卷二五)與其弟(酈商)並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平聲)客奉捧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去聲)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

【綱】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朔)窘辱帝籍滅帝購求(以財求曰購)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朱家說滕公

賞季布

三族布乃髡（坤）鉗（虔）以為奴自賣於魯朱家（魯之大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買而置之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夏侯嬰）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楚本號）平之墓（見四卷）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今江南徐州）西短兵接（短兵刀劍也戎車相迫長兵不施故用短兵以相接擊）帝急顧謂丁公曰兩

賢豈相尼阨哉兩賢丁公與高帝厄困也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行示也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綱】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書法】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書賜姓始此矣【目】齊人婁敬戍恕○守邊曰戍隴西今陝西臨洮府過

婁敬請都關中

搤亢拊背

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以洛陽爲東都見三卷五上曰然。敬曰洛邑天下之中見同上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謂關中秦都也被山帶河關山遮蔽如被河渭環繞如帶四塞以爲固四面山河之固卒猝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亦搤厄天下之亢同肮音剛而拊其背也搤持也亢咽喉喻關中拊擊也背喻天下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關東也關西爲秦關東爲六國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有澠免池今河南河南府澠池縣倍同背河向洛河洛二水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

金城天府

張良謝病辟穀

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今陝西西安府見八卷十）左殽函（殽山 函谷）右隴蜀（隴西 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天所造之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致堂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底帝業宜哉

【綱】張良謝病辟穀（辟壁 除也 穀）

【書法】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為惠六年書卒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

【目】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導）引（導氣）

欲從赤松子遊

子房托風神仙

令其和引體欲其柔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見卷六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古仙人遊耳。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戮。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綱 秋七月趙王張耳卒。目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

公主爲后。綱後九月。治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

綱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發明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未嘗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爲侯不知所赦何罪哉

目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鑑豎汝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促之戰也。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澤名在湖

廣德安府安陸縣會諸侯於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上至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蒯徹言也。見上卷二八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見四卷三九。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定都關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上聲。覆也瓴陵。水瓴盛水。

(譬其向下之勢易)也。夫齊(今山東青州府)東有琅邪(山名在青州府諸城縣)即墨(縣名濱海屬山東萊州府)之饒、南有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之固。西有濁河(黃河也)之限。(踰河即屬趙故曰限)北有勃海(海旁出為勃在濟南府長清縣)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今江南淮安府)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同怏怏)羞與絳(絳侯周勃)灌(灌嬰)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

尚帝善將將

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二見八卷非人力也

【綱】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剖分也符見七卷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

【目】始封功臣鄭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披堅執銳胄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

功狗功人

張良願封留

陳平不背本

無戰鬭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此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與上會留。見八卷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去聲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侯。牖音有。故城在河南開封府相縣西北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見上卷十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綱春正月。立從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微時外婦之子。爲齊王。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故也

治道貴清靜

唐仲友曰古之有國家者必衆建諸侯以爲藩屛所謂以人爲形勝者也秦不師古以天下而自私其孤立而亡宜矣故漢懲其弊大封同姓以制異姓宜若利及萬世而卒致七國之變蓋由其封國太大故也使其依先王大國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吳楚之變哉（註七國之變見十二卷十七）

綱 以曹參爲齊相國（書法 書齊相何錄善治也）目 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有蓋公（蓋音蛤）善治黃老（黃帝老子）言使人請之蓋公爲（去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綱

諸將坐沙中語

更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府）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治大同府馬邑縣）

綱 封雍齒爲什方侯

目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見八卷九）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朔）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

雍齒尚爲侯

張良因事納忠

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爲什方今四川成都府什邡縣侯而急趣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司馬溫公曰張良爲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矣【音】觖音厥。觖望可謂善諫矣【註】猶言怨望也

【綱】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書】此殊禮也綱目備書【書】書四蕭何董者四惟蕭何得書賜【註】卓曹操劉裕

【目】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

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乃封千秋爲安平侯綱帝歸櫟陽綱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書法追尊先媪亦不過日夫人又踰年而

跳調輕身走　遁出也　數朔　見現　轉陸運　漕水運　今直隸眞定府安平縣　見上卷十　帝既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日太公其

蕭何萬世之功

擁彗迎

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反後於始皇矣【音】媪音襖母稱也【註】始皇見八卷二【目】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平聲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持也篲掃竹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綱】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目】初，匈奴畏秦，北徙見八卷七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蟬猶漢言天子頭曼滿有太子曰冒頓墨特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

曼自立悉復蒙恬(見同上)所奪故地控(引也)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見上十一)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責也)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綱】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目】帝悉去(上聲)秦苛(何口繁細也)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名也)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

兩生 綿蕞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鐸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最，本作蕝。○引索爲綿，立表爲蕞，謂以茅翦植地，以索牽之，爲纂位尊卑之次。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

龜山楊氏曰：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

法酒

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手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失其旨矣

綱 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目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平旦也謁者掌賓贊受事之官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向衛官俠同挾陛升殿之階交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見下卷四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謂不欲之至醉也諸侍坐者皆俯

今日知爲皇帝之貴

叔孫小器

抑首以次起上壽(上酒曰稱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掌禮儀祭祀之官)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

司馬溫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實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

以諸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

[綱]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目]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上聞冒頓居代谷在山西大同府蔚州使人覘語平去二聲覘視也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現老弱羸畜休去聲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即婁敬見上六往使未還悉兵二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如字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上怒

高帝白登之圍　陳平祕計

罵曰。齊虜。(敬齊人。故云。)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故城在山西太原府代州。)遂先至平城。(今大同府大同縣。)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閒諫厚遺(去聲)閼(煙)氏。(支。猶漢言皇后。)冒頓乃解圍去。(史記陳平祕計。世莫得聞。集覽。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言漢有此美女。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依集覽。則計非祕矣。)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號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今直隸保定府完縣。)侯。平

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史記。陳平凡交出奇計。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集覽。請捐金行反閒。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依集覽則計何奇焉。

朱沛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易敵愎諫。幾乃不測。自是以還。始畏兵厭功。不輕動安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祖之能取天下。本於彭城之敗。而其能守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音註】愎音闢。○咸陽懷安。見入卷三一。彭城騎縱而敗。見上卷十二。

郭大有曰。陳平佐高祖取天下。其功雖多。然不過襲戰國詭譎之餘風遺俗。漢治雜霸。平倨之也。其後諸呂叛逆。平既奇矣。何不用之以安劉邪。然終不能以排大難者。良由素尚詐術。未聞

陳平奇計何足貴

君子之爲道。詐雖奇。何足貴哉。他日呂后問必身後之事。高祖獨舉陵勃而不及平。素有以窺其心術之不正矣。【註音】諸呂叛逆。見下卷十二。呂后問身。後事見下三十。

【綱】十二月還至趙【書法】至。危之也。【目】上還過趙。趙王敖。見上七。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簸箕。○簸音波上聲。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殘。○懦弱也。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去聲出言。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倚洿同汙王爲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去聲耳。【綱】

蕭何治未央宮

何奴寇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代王喜(帝兄)棄國自歸立子如意(戚夫人所生)爲代王。綱春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書法治長樂宮嘗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曷爲不書過度也。故譏之。其譏之何。不以未央爲賢相之累也。)目上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蕭何治未央宮。(宮在長安縣西北。宮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擾亂也)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平聲)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見上十二)徙都之。

此蕭何深意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其意深矣。關中形勝之地。何欲帝據形勝。定根本。故大建宮室。以堅其都關中之意。又不欲帝窺其祕也。乃假爲是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何之意不欲明言。又不欲不言。乃書上說。爾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樂都關中也。

【綱】壬寅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今直隸真定府真定縣

【目】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 貫高等壁人於廁次中。置人於廁壁之中以刺帝。廁。溷池也。上欲宿。心動而去。

【綱】十二月。還宮。

【綱】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書法】書謹始也。自帝創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特書結。自我也。

【目】匈奴數胡苦北邊。上患之。劉

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見上十二殺作弒父妻去聲母冒頓以鳴鏑射殺其父頭曼遂妻其母○鏑音的矢鋒鏃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以適嫡長公主天子女曰公主周制天子嫁女諸侯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後代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見上十五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見上十二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

龜山楊氏曰婁敬之說何其謬也夫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哉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子

徙齊楚大族豪傑于關中

之父乎然人主厭兵族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哉

綱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于關中

目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見八卷七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人馬不帶甲曰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即關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齊大姓楚昭屈橘景楚三大姓莫能興今關中見上七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去聲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懷與田齊二大族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

[不征繇也]凡十餘萬口。

[綱]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目]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變告者謂非當之事斥言反背也]於是逮捕[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又逮者。其人在而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詩捕之。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異義也。]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咸上聲]車膠致[同緻。○轞車。車上著板。四同如檻形。載囚其中。令無所見。膠致。膠密不得開。致。密也。]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見上五]。爲王家奴。以從[去聲]。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搒[邦]笞刺[咸掘。○搒亦笞剟也。剟亦刺也]身無可擊者。終不

貫高白王不反

貫高仰絕亢死

復言。廷尉見人卷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薛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侵猶過越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見上十七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同肮音剛喉也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貫高小亮不塞大逆

期期

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綱】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爲相國。

【綱】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見上卷十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法】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

【綱】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目】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罵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諍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不便言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

此難以口舌爭

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去聲）趙王置貴彊相友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爲御史大夫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故城在直隸河間府獻縣）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起）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角四姓也）今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請其

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綱】九月代相國陳豨（喜）反帝自將擊之【目】初上以陽夏（賈○今河南開封虛太康縣、）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戰國魏公子、號信陵君、）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寒）鄲（丹○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特也）漳水（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東流至河南彰德府林縣界、）吾知其

高帝不愛四千戶

呂后殺韓信

無能爲矣昌奏常山（今直隷真定府）亡二十城請誅守尉（郡守郡丞）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告自於上而見之也）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古）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綱】乙巳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書法】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書何諱之也曷爲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

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見下卷五

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

目冬，太尉周勃道也從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入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地。陳豨軍敗。

淮陰侯信舍人左右親近之人弟上變告，見上十九陳豨前過趙

代過辭信，辟壁屏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

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

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

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

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紿臺上聲欺也信入賀，使

•••••

功過當相準

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見上卷二八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致堂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紀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註音逆陳見上八自王見上卷二七失期見上一

綱帝還至洛陽。目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汝也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上怒曰。亨之。徹曰。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言秦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

也。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上曰。置之

綱 立子恆爲代王。綱 二月。詔郡國求遺賢。書法 書求遺賢。何美急賢也。八綱二百餘年。於是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目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去聲之駕。身自往勸爲之

呂后殺彭越

駕車。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則免其官年老瘧病。勿

遣。【綱】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書法】書梁王越廢何罪越

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目】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

鄲。上怒讓責也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戶輒曰。往

則為去聲禽。同擒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官名得罪亡走

漢。告之。上使使下使去聲掩襲也梁王。囚之洛陽。見上有司治

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轉去聲驛遞也處蜀。至鄭。

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

欒布奏事越頭下

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去聲）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見上卷十二）敗滎陽。（見上卷二二）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見上一）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何細也）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於是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綱】夏四月還宮。

【綱】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駝）爲南粤（同越）王。

【目】初秦

陸賈使南越

陸賈說稱詩書

南海尉（郡名治廣東廣州府）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今廣東惠州府龍川縣）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吸）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今廣西桂林府）象郡（今安南國）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見上九）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說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帝自謂也）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向）使秦

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以素所未聞故名

陸賈新語

李西涯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賈啓之也況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其功尤偉予太史公以辯士目之吾【音】和平勃見下卷十史記余讀二為賈不平矣【註】陸生新語固當世之辯士也

推問良人

【綱】帝有疾【目】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今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侯樊噲排推開闥宮中小門直入

大臣隨之上獨枕（去聲）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今江南徐州豐縣沛縣）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敗）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見八卷十二）乎帝笑而起【綱】秋七月淮南（見上卷二八）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擊殺荊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目】初淮陰侯死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

薛公料黥布三計

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去聲）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吸。號名之書）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見上卷十四）之粟。塞成皐（見上六）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壽州）。歸重（輜重）於越。（越地）身居長沙。（今湖廣長沙府）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之徒。（見八卷二十）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

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敗遂引兵西賈帝從兄楚帝弟交

長沙王誘誅黥布

[綱]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奇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

[書法]凡書誘譏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及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王臣予其功也

[發明]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反即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槩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

[質實]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

[目]上與布兵遇於蘄水名在湖廣黃州府蘄州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陣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

過沛復其民

反布曰欲爲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爲長沙王）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綱] 帝還過沛復（福）其民世世無有所與（預）

[書法] 書特書也其特書何譏也以爲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春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啓之也而世世無有所與尤甚矣

[音註] 復春陵見二十卷十七復南頓見二一卷八復潞州見四八卷十九

大風歌

[目] 上還過沛（今江南徐州沛縣）置酒沛宮（在沛縣治東）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爲笑樂酒酣上擊筑（竹上筑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

以太牢祠孔子

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謂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綱】太封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綱】立兄子濞音譬爲吳王。【目】更以荆爲吳國。濞。喜帝兄之子也。【綱】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牛曰太牢。【書法】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者。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阬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祠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特書美之。【發明】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

叔孫通諫易太子

類不至於澌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阬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傯之日故綱目特筆書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

【音註】枘音瑞鑿音曹去聲倥音孔傯音總溺冠見八卷二八枘木端所以入鑿鑿穿孔也宋玉九辯圜枘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鋙而難入倥傯不暇也○鉏鋙音阻語

【綱】遂還宮

【目】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見四卷七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見八卷十一今必欲廢適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

四人鬚眉皓白

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見上二十）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見同上）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致堂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彊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爲若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彊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音註】首止之盟見四卷七納約自牖易坎卦六四爻辭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室之所以受明者言人臣進言納諫不可直遂惟就所明以通所蔽如不自戸而自牖也

【綱】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書法】書赦出之美改過也【發明】三公

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與天子交相唯諾於一堂之上者也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械繫而戮辱之可乎哉

〔目〕蕭何以長安漢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地陿上林苑名在西安府渭南縣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禾稈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見入卷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官名王姓史失其名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相國多受賈古豎次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

王衛尉諫繫蕭何

樊噲討綰　周勃代將樊噲

人之金平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入謝帝曰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綱】燕王綰盧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爲燕王【綱】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傳轉去聲噲詣長安【目】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天子初崩曰晏駕蓋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見上二十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驛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胥。呂后女弟名嬃）之夫。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見卷三）召噲。反接（反縛兩手）載檻（同轞）車（見上十九）傳（驛遞）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綱】夏四月。帝崩。【目】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也）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辨）鵲（春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與黃帝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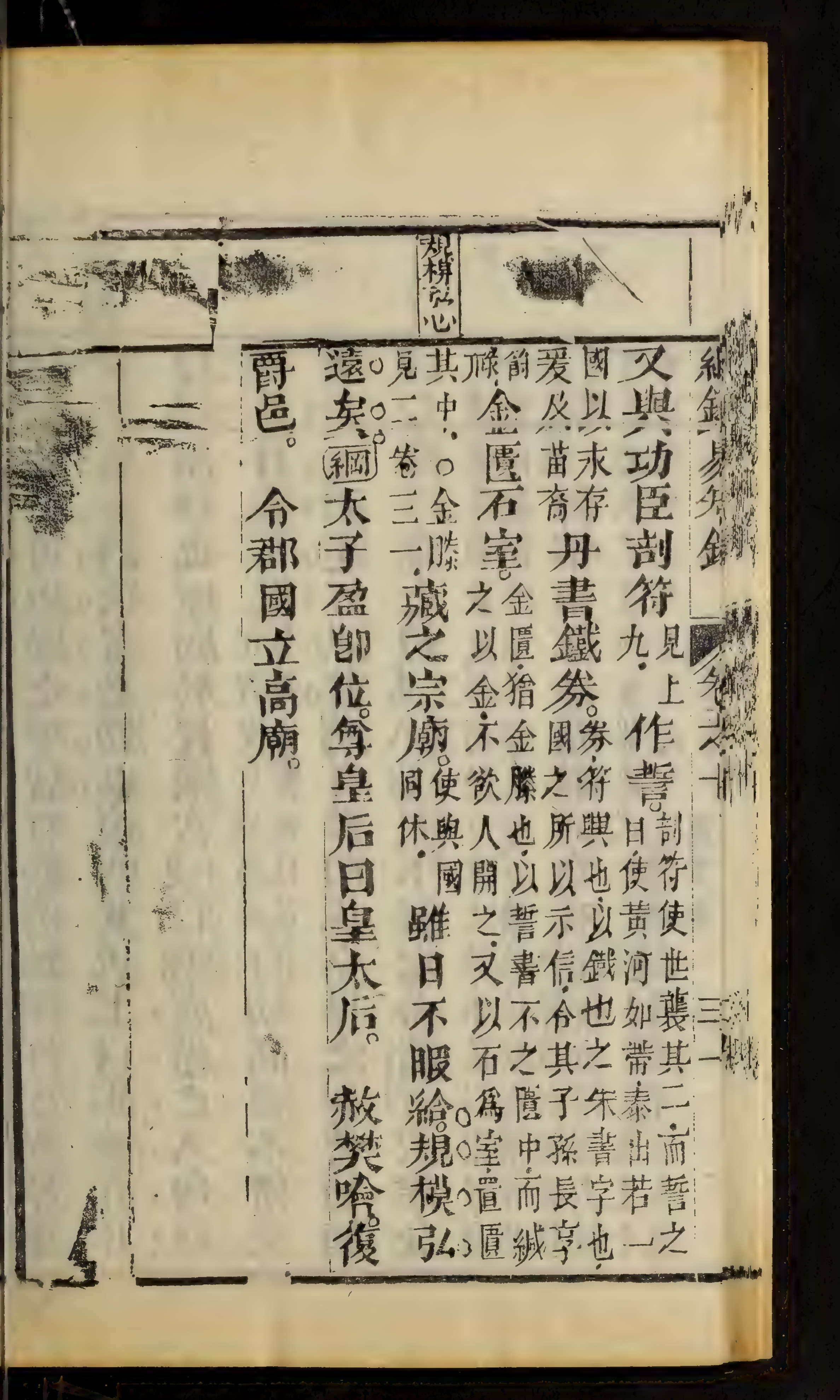
安劉必勃

戇憃直也。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汝也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見上十四

綱 盧綰亡入匈奴。

綱 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天子葬地曰陵。

目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八卷三二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次，謂第其輕重也。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攈摭，拾取也。攈音均，上聲。摭音職。 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張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十三十四



又與功臣剖符見上九作誓。剖符使世襲其二而誓之日使黃河如帶泰山若一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也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爵祿金匱石室。金匱猶金縢也以誓書不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為室置匱其中。金縢見二卷三一藏之宗廟。使與國同休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目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復爵邑。令郡國立高廟。

大木堂綱鑑易知録卷十一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歲而崩。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綱】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目】太后令永巷宮中獄名。永長也。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囚戚夫人。令舂。充。使之擣米。名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見上卷。昌曰高二十

惠帝至性

人彘

帝屬祝。託也。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名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諫。隙也。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朕去聲亦作鴆。酖酒有鴆毒也。鴆毒鳥。以其毛瀝酒。飲之則殺人。飲去聲之。遂斷短戚夫人手足。去上聲眼。煇熏耳。以藥熏之。令其耳聾。飲瘖因。瘂也。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名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孝惠未知大義

兩龍見蘭陵井中

司馬溫公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爲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綱 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見上卷十來朝。

目 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見上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拚覆也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莒州爲魯元公主湯沐邑。見上卷二七。乃得歸。

綱 春正月。兩龍見現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井中。

綱 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

綱 夏旱。

綱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爲相國。

書法 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

曹參屬後相

恆辭也惟不書官者爲貶之 曰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薨諡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員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參聞何薨告舍人趣促治行促治行裝居無何居無幾時使者果召參參去屬祝其後相後來相齊者參相齊見上卷十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寄託也擾亂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幷容幷包容納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吾始

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

曹參日夜飲醇酒

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耕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醲厚之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去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質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促入侍。天下事非若汝也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責也參。曰。乃指窋彼也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百姓歌曹參

曹參養成漢家寬厚之風

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覺明也）若畫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盧琠曰。相天下者。立法易而守法難。曹參一遵何之約束。除吏爲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其養成漢家寬厚之風。厥功良亦偉矣。秦誓稱斷斷無他技。其參之謂乎。

【綱】己酉。三年。春。與匈奴和親。【書法】書高帝遣使和親。則書綿。此其書與何。怨辭也。何怨乎。惠帝非創焉耳。

【目】匈奴冒頓（見上卷十八）方彊。爲書遺（去聲）高

季布責樊噲

立皇后張氏

后辭極褻嫚。慢。冒頓書云。兩主不樂。無以自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去聲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見上卷十五。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亦傷也甫起。而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瞞也。謾欺詐也且夷狄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綱】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書法】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爲皇后者

除挾書律

立原廟

恆辭也此其書立皇后張氏何后帝甥也倫序亦少乖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目〕后帝姊魯元公主見上卷七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綱〕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福其身復除其賦役也〔綱〕三月帝冠貫〔綱〕除挾書律〔書法〕書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綱〕立原廟〔書法〕譏遂非也是舉也叔孫通成之〔發明〕立者不宜立也既有太廟則原廟果何為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目〕帝以朝長樂宮太后居此數朔蹕必○顏師古曰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止行人也司馬貞曰言出入者互文耳煩民乃築復道見八卷九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高帝衣冠藏在高寢每月備法駕一出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

複道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怪）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於渭（渭水名在西安府城北）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裴駰曰原廟之作始於惠帝自是之後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君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宜陽雨血

桃李冬華棗實

【綱】宜陽（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雨（去聲）血。【書法】大異也

【綱】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書法】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棗實異之異矣

留侯張良

【綱】夏大旱。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懿。

【綱】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綱】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發明】神仙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如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其眞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仙之意。略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矣。【音註】司馬氏見上卷七。

【綱】以周勃爲太尉。掌兵。漢初兩府。曰丞相。曰太尉。

【綱】癸丑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書法】日食三朔。大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始此。綱目書正月朔食二十八。有應者二十餘。可畏矣哉。

【綱】夏五月日食既。

遂昌尹氏曰。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爲治。方且與天下休息。相安於無事。宜

有美祥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棗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卽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目書法之旨明矣

【綱】秋八月帝崩

班固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綱】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發明】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以二呂膚入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丞相大臣也

【目】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張良孫辟彊年十五爲侍中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

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漢衛宮之兵謂之南軍京城之兵謂之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綱】九月。葬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書法】漢世太子即位未有不書名者此其不名何他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子之歟不書立某爲太子子則非子之也不子之則曷爲稱太子未嘗書立爲太子子也餓而有太子者即位而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音註】正統見下

【目】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

高皇后呂氏 名雉。惠帝崩。少帝立。后臨朝稱制。八年而崩。壽六十二歲。

王陵守白馬之盟

【綱】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

【書法】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爲仍舊史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爲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懼也。故特變例書之。【音註】正統大書見七卷十四。八卷十六。

【綱】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異基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

【目】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明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責也平勃曰。始與高帝啑歃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

人臣之義以陵爲正

見高帝地下。平。勃曰。面折廷爭。評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見上卷二十。乃抵堯罪。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爲御史大夫。

伊川程氏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而不諫。直亦畏死耳。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功讓能。只欲令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臣之義。當以陵爲正。

桃李秋華

地震山崩

致堂胡氏曰。自世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何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至社稷定劉氏之功。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爲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

綱夏四月。立張偃爲魯王。張敖子。綱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山朝武三侯名。皆他人子。目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綱立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綱秋。桃李華。

綱乙卯。二年。冬十一月。呂王台卒。綱春正月。地震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山崩。綱夏五月。太后封齊王。悼惠王肥弟。通鑑作子。

劉章入宿衛

八銖錢

婦人封侯

章爲朱虛朱虛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朐音渠。侯。令入宿衛。書法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綱六月。晦日食。秋七月。恆山王不疑卒。綱行八銖殊。錢。銖二十四分兩之一。書法書錢幣始此。綱太后立山爲恆山王。更名義。綱丙辰。三年。夏。江漢見三八卷三五。水溢。綱秋。星晝見。現綱伊洛汝水溢。伊洛二水在河南河南府。汝水在河南汝寧府。

綱丁巳。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書法婦人封侯。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譏之。綱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恆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恆山王。

五分錢

綱 戊午。五年。春。南越王佗（見上卷二四）反。目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見上卷二七）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今湖廣長沙府）敗數縣而去。

綱 己未。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爲呂王。春。星晝見。　行五分錢。

綱 庚申。七年。春。正月。日食晝覽。立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綱 秋七月。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目 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王有愛姬。

劉章耕田歌

陳平燕居深念

后酖一見上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恆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爲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記密也）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嘗燕居深念

陸賈勸陳平交驩太尉

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周勃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龜山楊氏曰。予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

雪航趙氏曰。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此市井擾利之為。而非君

陳平漢初罪魁

予正大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大言欺王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已端居深念殊無一策匡救昔日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教交驩周勃向使酈寄不可使祿産不解兵豈不危乎勃幸得其兵諸呂就僇平亦竊安漢之功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文帝言宰相之職乃以大言勝周勃豈眞有理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四明黃氏言平為漢初罪魁豈不然乎

音註 六出奇計見上卷十六對文帝見下十七

綱 九月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見上

綱 辛酉八年夏江漢水溢八見上

綱 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産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

目 初太后祓弗還祓除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去宿垢謂之祓除不祥過軹止道在西安府

城東見物如蒼犬。來撠 棘持也 掖。肘腋之間 卜之。云趙王如意見上一為祟。歲神禍日祟 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

居北軍。產居南軍。南北軍見上六 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

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

綱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至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

法 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譏歟。上書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繼書嬰留屯與齊連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齊王灌嬰兵皆罷。列嬰於齊。予嬰也。

目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

劉章告齊王發兵誅諸呂

灌嬰與齊連和

酈寄紿說呂祿

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今山東濟南府見上八遺去聲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以力劫要之也商令寄紿臺上聲欺也說稅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

曹窋聞語告平勃

亦以爲宜今大后崩帝他人子名弘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祝各也太尉請梁王呂産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聲去計猶豫見九卷二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質參子曹見産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宗告産且趣促産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見卷三八矯内納勃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

軍中皆左袒

劉章殺呂產

劉章斬呂更

右袒。（但○袒露臂也）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衞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衞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去聲）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就謁者同車共載）因節信地斬長樂（宮名見上四）衞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見上八）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致堂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綱 ○諸大臣迎立代王恆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

書法 書呂后何無母道也后則曷為無母道以婦人制天下以假子亂正統其為無母道也大矣故綱目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后不書大所以絕之於文帝也

目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

毋往觀變

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貫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名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磐盤石之安也。磐。大石也。荀子。國安于磐石。天下服其彊。二矣。除

大王勿疑　願請閒　王者無私

秦苛。何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見上卷九。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去聲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王乃命呂參乘。見十六卷六。武等六人乘傳。見上卷五。詣長安。漢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至渭橋。橋跨渭水上。在西安府城外。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閒。請空閒處語。不於衆中顯論也。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底而議

之。邸，舍也。漢制，凡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願大王卽天子位。王西鄉向。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位。章弟東牟故城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侯興居。請除宮。本紀作清宮。乃與太僕滕公夏侯嬰入宮。載少帝出。奉法駕迎帝。卽夕入未央宮。見上卷十七。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鎭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上聲。巡禁也。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至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名恆，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無嗣，呂后崩，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歲而崩。諡法慈惠愛人曰文。○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綱】壬戌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發明】雖諸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為有功。即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閒。此功賞之斷案也。

【音】稔音忍。庭音聽。○逕庭。隔遠貌。

【計】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

【目】陳平謝

袁盎論周勃

除收孥相坐律令

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也）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綱】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去聲）律令

【目】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

法已論。平聲議罪也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同所生也坐之及為收孥。孥妻子也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綱】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綱】三月。立竇氏為皇后。【目】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綱】詔定振窮養老之令。【目】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

令四方毋來獻

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店○近邊欲墮意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綱】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會出【綱】令四方毋來獻【目】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亦作鑾旗在前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祝車在後屬相連屬也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吉行巡狩日

五十里。師行征伐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綱】封宋昌爲壯武侯

【目】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

致堂胡氏曰。文帝脩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爲復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音註】三時。去年秋九月自代來。至今年夏四月。是歷三時矣。

【綱】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目】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

陳平決獄錢穀之對

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見八卷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即司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慚。乃謝病免。平專爲丞相。

綱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書法 凡使稱名。嘉不辱也。

目 初。隆林慮閭今河南彰德府林縣侯竈擊南越。見上十會暑溼大役。不能踰嶺。見三八卷三五趙佗因此以兵

文帝賜趙佗書

歲財物賂遺。去聲閩越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今福建等地西甌今廣東瓊州府等地是爲甌越駱今安南國交州府等地卽甌駱也役屬焉皆役屬於南越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讀導二音。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繒爲裏是爲黃屋纛以犛牛尾爲之如斗在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犛音茅。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眞定今直隸眞定府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賈前使南越見上卷二四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亂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

立乃者。（猶言彼時）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見上九）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去聲）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

召吳公爲廷尉

吳公治平第一

吳公薦賈誼

信可行於蠻貊也

【綱】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大中大夫。【書法】書廷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七。而帝之世二人。爲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目】上聞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守吳公史失其名治平政治均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見上十七。。。。。。吳公薦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見二卷二七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耕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綱】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獻【綱】十

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賈山至言

一月以周勃為丞相【綱】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發明】人君之德雖不一然徹天聽言乃其要者自秦禁偶語天下以言爲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猶在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徹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觀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於冊足為千古之美【目】潁陰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陳州侯灌嬰騎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爛也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盡而況　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疲不能勝升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天下已潰會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

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怪）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法度也）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連上聲。駕人以行曰輦）受其

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城名。在西安府城東。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置墓陵於此。因置霸陵縣。卽今咸寧也。上欲西馳下峻阪。返中郞將袁盎騎。並傍車擥。攬轡也。並依也。盎騎依並帝車。攬持其轡。不容馳下。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天子五路駕六馬。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作六騑。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苑名。在西安府渭南縣。席。盎引卻愼夫人坐。座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

親耕藉田

賈誼說上

積貯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綱　春正月。親耕藉田。

書法　書耕藉何重農。且恤祀也。書耕藉始此。

目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天下財產何得不蹷。蹷竭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丈八聲附也）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循也）南畝則畜積足而入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藉蹈藉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

綱 三月立趙幽王（趙王友爲呂后所殺）子辟（闢壁二音）彊爲河閒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

除誹謗妖言法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

王揖爲梁王。目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閒今直隸河閒府、城陽二見上、濟北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王。然後立皇子。張南軒曰有司請王諸子先詔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綱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書法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之可嘉矣、目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

半 適月而食 文帝仁柔之過

租之半【書法】上書親耕藉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導民務本爲何如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目】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綱】甲子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

【綱】丞相絳今山西平陽府絳縣侯勃免就國

【綱】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

【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在直隸真定府冀州侯審食其【發明】食其邪辟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過也

【目】初趙

王敖見上卷十六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震。懷孕也及貫高事發見上卷十九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見上七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惠。恨怒也卽自殺吏奉捧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爲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爲不彊爭評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卽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見上四稱制擬於天子袁盎

劉長鐵椎

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綱】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淳化縣甘泉山上）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書法】內書反矣不書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恩【目】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見上十一）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章弟）帝聞其初欲立齊王（見上）故絀（同黜）其功割齊二郡（城陽濟北）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今山西太原府）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綱】以張釋之為廷

尉（目）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去聲○陞也）袁盎薦之爲謁者（掌賓贊受事之官）朝畢因前奏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平聲）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夜○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僕射見八卷八）從行（從上行也）登虎圈（權上聲○圈養獸閑也虎圈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樓觀故曰登）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掌聽訟虎圈者）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貫○示也）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召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

張釋之劾太子梁王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甜入聲多言貌○利口捷給哉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靡米○順從也○相爭爲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見十六卷六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舉對策者頃之太子與梁王見二上三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天子門有司馬王武事故名釋之追止之劾核彈也○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是歲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渭橋有三中渭

廷尉天下之平

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秦始皇造以渡渭南離宮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西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里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名咸陽橋【音】櫟陽見上卷十二茂【註】陵見十三卷二六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祝廷尉釋之奏犯蹕四見上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病也平其不壹傾一傾平日平側不平天下用法皆爲去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座前玉環得下廷

尉治釋之奏當棄市。殺人曰棄市。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上大怒曰

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

吾所以共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見上卷末

一抔裒。手掬之也。土。不敢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爲言。陛下且何以加其

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龜山楊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啓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綱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爲丞相。目

張蒼任……以賈誼之長少王不以……

蒼好書博聞。尤邃歲。深也。律。候氣之管。見一卷十二。曆。算數也。所以紀歲月日時分數。〔綱〕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目〕上召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見上十四。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平聲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爾。〔綱〕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目〕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

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見上九）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同禧○祭祀福胙也）坐宣室（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綱】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書法】（既而赦之何美改過也）

【目】周勃既就國（見上二四）每河東守（郡守）尉（郡尉）行（上聲○巡察也）縣至絳（絳見上同）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見上卷十九）治薄太后謂帝曰絳侯

周勃知獄吏之貴
地震
文帝有異無應
四銖錢
半兩錢

始誅諸呂綰繫也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綱 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

致堂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脩德正事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脩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歟

綱 夏四月更造四銖殊錢除盜鑄令

目 初秦用半兩

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猝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王果憤恚恚不食死工聞哭甚悲諡曰厲王〔綱〕以賈誼爲梁王上見太傅〔目〕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言諸侯强大反側難制可爲流涕者二一言朝廷奉蠻夷輕重倒置二言玩細娛不固大患可爲長太息者六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體三言經制不定四言當輔導太子五言當審定取舍六言當優禮大臣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同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

屠牛坦解牛　芒刃斧斤

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險固諸侯强大則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王長親兄之子西鄉向而擊齊悼惠王子濟北王興居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不遵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方也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衆理解械支節也至於髖寬髀彼股骨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觸也以芒刃臣以爲不

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下無倍(背同)畔(叛同)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臥赤子(幼君也)天下之上而安植(立也)遺腹(君未生者)朝委裘(以君所服之裘委之於位受羣臣之朝也)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脛腫)一脛(形去聲)之大幾如要(腰同)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見上卷三十)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

方。倒縣。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情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徒。楚人謂虎爲於菟。於音烏。翫同玩細娛魚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去聲皁黑色綈題。厚繒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硯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喘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

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商君 見文卷三 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 問 家貧子壯則出贅 齊○贅瘤也男附女家謂之贅壻言猶人身之有贅瘤也 借父耰鉏慮 疑也 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 歲 語 責誚也 抱哺 步○口 飼日哺 其子與公併 並 倨 對敵而相拒也 婦姑不相說 悅 則反 翻 脣而相稽 相與計較也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

禮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爾。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筦（同管）子（管仲著書名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爲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常法）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雖）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以繫舟。楫以進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

覆禍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始也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現之南郊以太子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

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劓異割鼻之刑）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射音石）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刈）草菅（姦）然（菅似茅而滑澤）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

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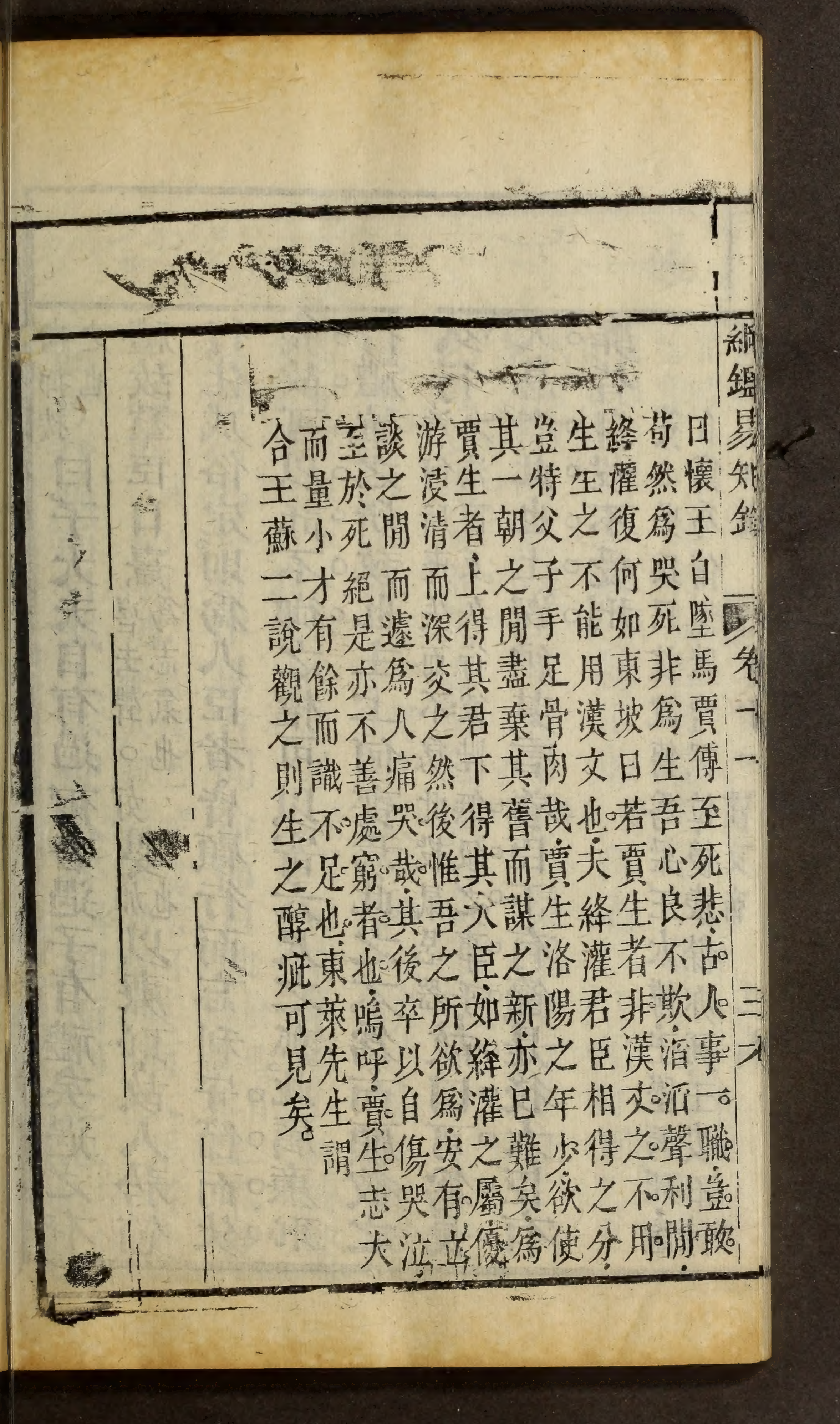
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言高卑有等也陛升堂之階級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此言陛高堂亦高陛卑堂亦卑也廉堂隅也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新也)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疽 藉也)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同紲 音屑)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利)罵而榜(邦)笞之。(榜亦笞也)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古者大臣有坐(去聲)不廉而廢者曰簠(撫)簋(癸)不飾(簠簋

（皆禮器飾整齊也）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同箔）不脩。（薄簾也。卿大夫帷士以簾所以自障蔽）坐罷（疲）軟不勝（升）任者曰下官不職。（三句、見大戴禮及家語）故貴大臣定有辠（罪本字）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譴（責也）大何（呵問也）之域者，則白冠氂（離。氂牛尾氂音離）纓。（喪服用氂為纓以飾冠、）盤水加劍（凡殺牲以盤水取頭血以示亦若此）造請室（請辠之室）而請辠爾。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盭（戾）而加也（盭綠色綬也。言不使人以綬加於頸）其有大罪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卒）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

也抑按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喜去聲為志氣也○嬰加也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言何所喪失而不為此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彼陛無級之事乎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養心吳氏曰按誼傳為梁王太傅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王安石詩



曰懷王自墜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哭死非爲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用絳灌復何如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手足骨肉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閒盡棄其舊而謀之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惟吾之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閒而遽爲人痛哭哉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東萊先生謂合王蘇二說觀之則生之醇疵可見矣

